



# 一把油纸伞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大可

几十年前重庆龙门浩的一个春天，湿气浓重如层层裹身的麻布，沉甸甸裹着战火硝烟味。

邮局里，十九岁的小梅正埋首于信件的分拣，脑后两条乌亮的辫子随着她轻快动作上下翩跹，像一对不知疲倦、无畏风雨的小燕子。她眉眼弯弯，笑意便盛满颊边酒窝，仿佛能融化这山城无休止的阴霾。暮色低垂，细雨如织，她刚分拣完最后一封信，正准备关门，一阵急促的脚步踏碎雨声，一个挺拔的身影裹挟着湿冷的风旋了进来。柜台前，青年军官军装笔挺，面容却冷峻如刀削，绷带紧紧缠绕的右手渗着刺目血色，左手紧握一把深褐色油纸伞。伞面水珠密集滑落，在旧木地板上晕开深色痕迹，竟似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

“姑娘，能帮我写封信吗？”他声音低沉沙哑，疲惫如深井，带着恳切，“寄给北平的母亲，报个平安。”

小梅微微一怔，先摇头，随即点头，眼中掠过一丝难以言说的心疼。她铺开信纸，取出钢笔。军官一字一句口述，她笔尖疾行，沙沙声在寂静的邮局里清晰可闻，宛如一支单薄而坚韧的夜曲。字字句句，全是宽慰母亲的“一切安好”，对自己那裹着渗血绷带的右臂却只字未提。小梅的心，在无声的诉说里悄然揪紧。原来这把伞，是他远在北平的母亲塞进行囊的牵挂，母亲叮嘱说：“它能替你挡风雨，就像娘守在你身边一样。”

从此，每个周末，他准时踏进邮局的门槛，身影成为小梅心中悄然刻下的坐标。有时寄完信，他并不急着离开，而是静静倚在门框上，目光追随小梅忙碌的身影，沉淀在内心的是战火纷飞中的一分暖意。无言处，情愫如同伞面上悄然汇聚的水珠，无声浸润着两颗年轻的心。她渐渐知晓，他叫况卫国，来自北平那条令他魂牵梦绕的胡同。

一个周末，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。况卫国刚踏进邮局，尖锐凄厉的防空警报骤然撕裂天空，如一把冰冷的匕首刺入每个人。日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，带着死亡的呼啸，炸弹的爆裂声随即撼动大地。邮局瞬间陷入末日般的混乱。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几乎撕裂耳膜，整座建筑疯狂摇晃，灰尘如瀑布般从房梁倾泻而下。电光石火之间，小梅只觉一个身影如离弦之箭越过柜台，带着巨大的冲力将她狠狠扑倒在地！滚烫的身体覆盖着她，如同最坚固的堡垒。几乎同时，巨大的气浪排山倒海般袭来，窗户玻璃瞬间炸裂成无数锋利的碎片，部分碎片狠狠扎入况卫国的后背，鲜血霎时涌出浓烈刺鼻。几滴滚烫黏稠的血珠，顺着压在小梅身侧的油纸伞骨蜿蜒而下，烙铁般滚烫，深深烙在小梅眼底，刻入心底。

在纷飞战火的间隙，伤愈后的况卫国与小梅，愈发珍惜这份劫后余生的相知相守。夜晚，他们依偎在邮局后院狭窄的台阶上，仰望被硝烟模糊的星空。他轻声描绘着北平冬日的胡同，以及那覆盖一切的寂静无边的雪。小梅靠着况卫国的肩头，感觉自己是在这苦难深重年代里最幸运的人。她指尖轻轻拂过他后背新生出的疤痕，那些狰狞凸起的印记，是战火刻在他身上的残酷勋章，也是守护她的证明。“等将来，”她声音轻得如同叹息，又带着磐石般的坚定，“我陪着你，一步一步走遍那些胡同，每一片雪都要踩过才算数。”况卫国没有说话，只是更紧地握住了她的手，那沉默的力度胜过了万语千言。

然而，战争的巨轮碾碎一切安宁。一个深夜，部队紧急开拔的号角撕裂了寂静。况卫国来不

及留下只言片语，只能在奔赴集合点的仓促中，将一把伞和一张匆匆写就的纸条塞给熟识的伙夫，叮嘱他务必送到邮局小梅手中。当小梅颤抖着展开那张薄薄的纸条，上面只有一行力透纸背的字：“小梅，等打完仗，我带你回北平看雪。”她紧紧抱住那把带着他体温的深褐色油纸伞，冰凉的泪珠无声滚落，润湿了伞面，也浸透了无声的祈祷：“卫国哥，你一定要回来……带我一起去看雪。”

况卫国离开后，日军的轰炸更加疯狂，龙门浩邮局在火海中几成废墟。邮局被迫迁址，小梅却执拗地留了下来。她在残垣断壁间支起一个简陋棚屋，挂上一块手写的木牌——“邮局咖啡”。那把深褐色的油纸伞，被她无比珍重地悬挂在门楣最显眼的位置，伞尖依旧倔强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无论晨昏雨雪，开门第一件事，她必定是踮起脚尖，小心翼翼地将伞挂好，细细拂去灰尘。她固执地相信，只要伞还在，卫国哥归来就知道她仍在这里。抗战胜利的喧天锣鼓响彻云霄，新中国成立时的旗帜猎猎飘扬……唯有那把伞下，依然空无一人。

阳光艰难地穿透稀薄晨雾，轻轻落在那把深褐色的油纸伞上。伞骨沉默，伞面寂静，唯有岁月沉淀下的深褐光泽，在熹微的光线里无声流转，仿佛凝固了所有未能启齿的誓言与望穿秋水的时光。在它固执的守望之下，咖啡的微苦气息仍在晨风里无声弥散，如同一种温柔而坚韧的抵抗，抵抗着遗忘。

时光悄然染白了她的鬓角，压弯了她的脊背。

一个清冷的早晨，山城薄雾弥漫，如轻覆一层糖霜。年迈的小梅坐在吱呀作响的旧藤椅上，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，安静凝视门外悬挂的油纸伞。不知何时起，她已无法自己挂伞，这任务交给了咖啡店年轻店员。雾霭无声流淌，模糊了伞的轮廓。她布满皱纹的眼角忽而微微弯起，干枯的嘴唇蠕动着，声音轻得如同呓语：

“卫国哥……你瞧，北平的雪……落在了这里了……”



# 逐浪九曲溪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钟灵



武夷山九曲溪

如果一天是从太阳升起之前就开始，那会增添神秘；如果一天是从踏上一条溪水开始，无疑，那会更加浪漫。我的武夷山之旅以早起，踏上九曲溪竹筏漂流的方式开始。“中国最美的溪流”，似是一个悬念，我用清晨的全部怀抱去迎接、去体验。

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桐木关，拥有三十六峰、九十九岩，令其得名。我于九曲溪的九曲处登船，顺流而下。前方玉带舒展，浪花不断在竹筏下翻涌飞溅，前行的竹筏于是有了欢快的节拍。溪水极为清澈，水波流转，满溪鱼儿在清波中嬉戏追

逐。我向脚边的水里抛洒些鱼食，立刻就有几只小鱼跃起，我几乎伸手就能碰到它们——这真是“鱼水之乐”“人鱼同乐”。我向竹筏师傅了解，九曲溪里有白条、虹鳟、草鱼、鲤鱼等七八种鱼。为了保护九曲溪，这里多年来一直严格禁渔、禁泳。武夷山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96%，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。据说从宋代开始，与闽江相通的九曲溪，就因为运送茶叶而一派繁忙。“武夷山的旅游业从宋代就开始了。”竹筏师傅用朴实而风趣的语言对我说。

仔细一想，宋代朱熹以一首《九曲棹歌》全面点评九曲之妙，婉约轻灵，无疑是武夷山旅游的最佳广告了。人们纷至沓来，和着九曲溪的节拍，更多文人墨客的才情佳作流芳于世，武夷山成为无数人心向往的地方，这不就是武夷山千百年来持续不息的旅游嘛。

古往今来，这条鱼翔浅底、活水源源的溪流，承载了多少爱恋，这浪花欢唱的溪水流淌的皆是诗篇。而这些自在的鱼儿，世世代代淫浸于斯，怕也成了山中精灵吧？此刻的追古思今，陶然其中，让我对九曲溪这条中国最美的溪流，有了真切的体会，真想就变成九曲溪里的一条小鱼了！

武夷山基本骨架成形于距今2.5亿年前的中生代，山形因地质运动产生挤压而多为圆润奇特的丘状或峰丛，山色因地热氧化而呈现红褐色，这使得九曲碧水之畔的山峦，一堆堆，一团团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，古老朴拙，天然奇趣。它们像驼峰，像狮子，像青蛙，像老鹰，还有“玉女”的亭

亭玉立……山拥水波，水映山色，淙淙溪水之活泼与山之端庄娴静相映衬，俯仰生姿，妙不可言。

伴随不断变幻的风景，那些动人的传说在山水间浮现，而那一幅幅邈远的文化图景也徐徐展开。那些水边石头上密布着的许多孔洞，是不知多少代人划船经过时撑杆所留下的痕迹；远处白云岩山腰间隐约可见的白云禅寺始建于明代……武夷山自古就是人们求道修仙的灵山，道观、古寺遍布山间。虽然时光老去，那遍布崖壁的摩崖石刻风骨依然。特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此生活、研修50年，创建朱子理学，源泉从武夷山发端，流布东南亚，乃至全球……武夷山的源源文脉，如同脚下的活水清流，一直喧嚷不息，令武夷山雄浑古老，却又俊朗飘逸，风致潇洒。

最令人感觉神秘的就是武夷悬棺了。在那高高崖壁的缝隙间，有一些木船似的板材结构，搁置于茫茫时空，那就是悬棺，也被当地人称为架壑船、仙人屋、金棺材等。“三曲君看架壑船，不知停棹几何年？”朱熹所叹“架壑船”，在武夷山风景区有十多处。3000多年前在此生息繁衍的古越族人留下这些遗迹和种种谜团，引来太多遐想和追问。

逶迤而绚烂的武夷山间，三万年前即

奔逐着远古的人类先祖。相传，彭祖曾率领族人来武夷山开荒拓土、建设家园，被人们奉为开山始祖。人们感念彭祖的两个儿子彭武、彭夷治理洪水有功，而称这里的山为武夷山。西汉时期，这里成为闽越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——武夷山市城村闽越王城遗址，距今2000多年，以其宏大建筑规模和大量极具特色的出土文物，被史学界称为“江南汉代考古第一城”“东方的庞贝古城”……沉浸武夷山水，让我深深感受到武夷山的巨大魅力，不仅仅在于其风光秀美，更在于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难怪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“双遗”之誉。

在九曲溪随波逐流，是一件美好的事。九曲溪就是一把钥匙，打开武夷山的美景之门。而山水跌宕间的历史文化溯流，更让人回味无穷。

